

【走四方】

监狱岛随想

□徐淼

前一天在摩纳哥被游人挤得焦头烂额,一到戛纳,我便只想找个没人的海滩躺下。此时并非电影节旺季,节庆官门口也没有光彩照人的明星,只有好多游客在红毯上摆造型拍照。我漫无目的地朝着港口方向走去,无意中看到有游船将要开往海岛,我连名字都没看,就买了票,向轮渡快步走去。

上了船我才知道,要去往的是圣玛格丽特岛,那里正是著名的沃邦堡的所在地。这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家监狱堡垒,如今已经成了座军事博物馆。随着轮船慢慢靠近,峭壁上的建筑群越来越清晰。从船上遥望,它黄得发红,嵌在白色峭壁的上端,被苍翠茂盛的丛林环绕着。石壁下的大海呈现出深邃的墨绿色,衬得沃邦堡更加耀眼。

岛上的监狱三面丛林环绕,一面是靠海的几十米垂直岩壁。想从这里越狱,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先要挖穿监狱的石板,再顺着光秃秃的峭壁爬下,接着再游几千米到戛纳城的岸边。常人的体力和意志力坚持不到半程就会放弃,不是放弃逃跑的想法,就是放弃生命。

地理位置造就历史故事。路易十四时期,堡垒里关押过著名的政治犯——神秘的铁面人。此

人来历不明,没有书面记载。对于这位神秘的囚犯,文学和电影作品都有不同的演绎。例如大仲马在《布拉热洛纳子爵》里把铁面人讲述成路易十四的胞兄。还有人猜测他是位大臣,是外交官,或是皇室其他亲属。

我钻进牢房里四处张望了一番,里面空气闭塞,窗外的景致却甚好,一片蔚蓝的海阔天空。铁面人当时孤零零地被监禁在此,每日遥望海那边自由繁荣的戛纳城,那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折磨啊!他是否曾日日叹息命途多舛?是否曾无比怀念自由的生活?是否曾几经周折试图穿破围墙?是否曾想象在海上乘船随性地远去?岛屿外的世界里,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也许渐渐地,他也忘记了自己是谁。

我走出监狱,冷清的黄色围墙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只海鸥,像是旧时囚犯灵魂的化身,自由了,仍是同样的孤独。

岛上除了这座监狱,几乎就只有丛林。我徘徊了一阵,便找了片人迹稀少的鹅卵石海滩,躺了下来。正当我自在地享受日光浴时,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的笑声。只见几十米远的水中,钻出了几个戴着浮潜镜的小脑袋,孩子们兴奋地叫喊,说他

们看到了好多鱼。我虽没带专业的装备,但出于好奇,也套上游泳镜,踩着滑溜溜的礁石,摇摇晃晃地下了水。

水下真是片自由惬意的世界。浅滩处,有种细长的鱼儿,黑色的皮肤上,带着黄白斑点,在石缝间慢悠悠地游荡着,像北京胡同里遛弯的闲人。水深三四米处,光线开始变得灰暗。一队灰褐色、皮肤上镶着金线的鱼儿结群游过,我欣喜地追逐而去,可它们灵活地一闪身,转到了礁石后面。我不想打扰它们的生活,便远远地静观那自由的穿行。后来才知道,这种金灰色的鱼儿叫叉牙鲷,又叫致幻鱼。吃了它的头部和身体的某些部分,会产生一两天的幻觉,忘记烦恼,飘飘欲仙。而我也在这鹅卵石的海滩上,灿烂在阳光下,远望白帆点点,水下鱼儿为伴,早已如入幻境,完全忘记了监狱和铁面人的沉重。

圣玛格丽特岛颇有些讽刺意味,旧时的监狱孤岛,现在却成了躲避喧嚣的胜地。监狱里的犯人没有离开岛屿的自由;而城市里的很多人也被各种事务缠身,没有岛上独处的自由时间。所以,也说不清在哪里是惩罚,在哪里是奢侈。对于铁面人来说,圣玛格丽特岛是座监狱,世

间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自由;然而,对城里的很多人来说,世间万事是个庞大的牢笼,只有岛上才能听到自由的交响曲。

马克思·韦伯认为,权力就是让他人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仍然执行你的指示。实施权力有两种暴力方式:消极暴力和积极暴力。前者是用武力逼着一个人做事,后者则是用金钱等利益驱使。但两者都违背执行人的意愿,都属于对他人自由的限制。在当下相对和平的年代,消极暴力发生得较少,但很多人却长期处在积极暴力的笼罩之下,不喜欢的工作、蹩脚的婚姻、难熬的应酬、因买房被拖住的长期贷款……就像关在沃邦堡的铁面人一样,人们被生活中的种种诱惑驱使着,渐渐使自由变得可望而不可即,他们甚至习惯了违背自己意愿的生活,渐渐变得麻木了。细想来:不合适的工作所换来的金钱,不幸福的婚姻所承诺的稳定,虚伪笑容拉来的关系网,用几十年贷款买到的硕大空间……这一切真的值得用自由来交易吗?

监狱岛上,我和铁面人隔着一道铁窗,距离三百年,却呼吸着海岛同样的空气,倾听着海浪同样的鸣响,也怀揣着同样的对自由的困惑。

【浮世绘】

愿有故乡住心头

□李晓

去年腊月我回老家,在腊月的最后几天里,看到这样的情景:山梁下,一群人打着火把缓缓移动着,夜雾紧裹着大地,仿佛是浓得化不开的情感。这是那些从远方打工回来的乡人,刚从火车或者飞机上下来,便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。

我的一个远房三叔,同三婶在温州打工,几年前便在城里买了房。腊月里夫妻俩回来的第一站,不是去城里装修一新的房子,而是坐着摩托车直接回到了山窝窝里的老房子,把包裹刚从肩膀上放下来,便开始忙碌着打扫积满的灰尘,在斑驳的木门上挂上过年的红灯笼。那老房子的墙壁上,已长满了胡须一样的绿藓,远远望去,如一座小小的古城堡。

除夕那天,三叔和三婶杀鸡宰鱼,从一个老泡菜坛子里捞捞出泡菜做作料,做着宴请亲友宾客的饭菜。柴火灶里的老树疙瘩燃烧时发出劈劈啪啪声,熊熊火光中,三叔和三婶浮现在老墙上的影子,皮影戏一般跳跃。

大年初一上午,看见三叔和三婶长跪在祖宗坟墓前祭拜,我忽然懂得了,像我三叔这样的乡人,在异乡一步步挪动着的脚步里,牵扯着他们生命的根须,其实还牢牢扎在老家的土里。在故土里,也还有着他们对先人生命密码的记忆。

我在老家的土房子,因为一



座山顶机场的修建,17年前便灰飞烟灭了。而今我在城里的母亲,还保存着当年大门上的一把老钥匙,几度锈迹斑斑,又被母亲反反复复地摩挲着擦亮。有一天我问母亲:“妈,老屋早就没了,您还保留着钥匙干啥?”母亲转过身,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直到有一天,我陪母亲回到老家,看见母亲掏出那把钥匙,她拿在手上,怔怔地望着已经杂草丛生的老屋基。母亲那神情,是在想象中旋转着钥匙,打开那把沉沉的铜锁,咿呀一声中开了门。关于过去岁月的记忆,全部储存在那老屋里。母亲保存着的这把老钥匙,原来也是对老家记忆的收藏。

有次我同来自东北的老柏探讨一个问题,为什么大多数中

国人的精神原乡,总是在乡村(其实乡村这个词是对农村的一种诗意美化)?老柏想了想回答说,因为人类的祖宗不是在城市,是在森林里,人在内心里真正的栖息地,是在散发着山野泥土草木气息的大地上。

老柏从东北来到这座城市已40多年了。有天深夜雷电交加,他披衣起床推窗而望,一道闪电从天边掠过,老柏感到,那道闪电是从故乡而来,如一个巨大鱼钩,从万里之外伸来,将他钓起。有年春节,老柏回到辽河边的故乡,走在土路上,他恍然之中听到母亲一声声唤着他的乳名,喊他回家吃饭。所以老柏在诗歌里写道,他的灵魂里有两个故乡,是纤绳深深拉住的两头……老柏是幸福的,在他心里

头住着两个故乡。

我在城市里为此做过一次访谈,到底有多少人在心里把城市当作精神上认领的故乡?得出的一个结论是,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把自己的祖籍作为故乡,而这故乡大多数也是乡土之地。难怪在春节期间,深圳这些大都市里,平时喧嚣的街道如梦幻般安静下来,大年初一的深南大道上,行人稀少,突然驶出的一辆车像是从古代开来的。深圳这个移民会聚的都市,人们大多如候鸟一样飞回各自的故乡过年去了。

在城市里,或许我们旋转不停的生活,缺乏一些乡村的传统礼仪,缺乏一些久违了的邻里情深,缺乏一些浇灌心灵田园的情感雨露,所以我们那被表面忙碌充斥的生活,某些时候在精神上不能平安着陆,这让我们精神上的故乡陷入了漂泊状态,所以才有了对所谓远方的眺望。其实,最远的远方在心里。

当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对真实曾经作出这样的阐述:“什么是真实?你看到什么,听到什么,做什么,和谁在一起,如果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,那就是真实。”在这个岁末,在游子穿过万里江山归家的茫茫人流里,在这个浩瀚的世界,愿所有回家的人,在你的心头,都住着一个让你感到真实的故乡。

【在人间】

等待

□马海霞

俗语说“好吃不过饺子,舒服不过倒着”。如今这饺子再也不是稀罕物,但小时候一年吃不了几次饺子,母亲哪天要包饺子了会提前告诉我们,我和哥哥便跑到村委会的院子里找住在这里的老孔爷爷要叉子。

老孔爷爷个不高,驼背,要是脑门再大些,活脱脱一个年面上的老寿星。村里的孩子都喜欢他,他会制作木偶玩具,还会用木头或竹片做小叉子。傀儡都是急性子,多日不见饺子,未等饺子出锅先在炉火旁端着碗候着。等饺子一出锅,用叉子一叉热饺子,放入冷水或醋里一泡,热气就减少了很多;不会用筷子的孩子,吃饺子时叉子勺子并用,省去了大人许多麻烦。

只要哪家的孩子去问老孔爷爷要叉子,就是他家要包饺子了。我和哥哥每次跑去要叉子时,母亲都会叮嘱,告诉你老孔爷爷,中午包饺子,让他和你二婶说别送饭了。老孔爷爷和二婶不是一家子,我那时候小,不明白为何二婶天天给老孔爷爷送饭。但只要我们家包饺子,定会给他送去一碗。

有段时间,哥哥生病住院,让本来条件不好的家庭雪上加霜,别说吃饺子了,有煎饼咸菜吃就不错了。我去老孔爷爷那里,也不是为了要叉子,而是静静地看他雕刻木偶。那些木偶雕刻好后,涂上颜色,把它们固定在细木棍上,手脚还能活动。孩子们大多都喜欢悟空,做完一个

抢一个,但老孔爷爷好几天才做一个悟空,不管有多少孩子排队等着做悟空,他也是自己做自己的,唐僧四师徒挨个做。为了早日拿到悟空,大家只好天天去等。

有一天,老孔爷爷见孩子们都四散离开,便领我去屋里,从壁橱里取出半碗饺子递给我说,吃吧,那半碗留给你哥。

自从吃了这半碗饺子,我每天再去时,心里开始惦记老孔爷爷家的壁橱,盼着老孔爷爷再变出半碗饺子来。

那是冬天的一个清晨,爸爸一早出门,回来后听他对母亲讲,孔大爷不行了,这几天他一直咳嗽,喉咙里有痰,可能夜里想起来吐痰,一头栽地上了……

后来才听母亲讲,老孔爷爷是大爷爷家的长工,一辈子在大爷爷家干活,没娶媳妇。因为人忠厚,老了以后,村里把他留下,享受五保户待遇,让二婶专门给他做饭。母亲说,老孔爷爷是个好人,虽然哪家包饺子都给他送一碗,但他很少自己吃,都分给村里的孩子们吃了。老孔爷爷去世后,大家从他床底下翻出来一箱子木偶玩具,悟空占了大半,村里的孩子每人分了一个。孩子们都疑惑:他那么多悟空,咋说做不出来,让我们天天去排队等呢?

那是因为孤独,不管是饺子还是木偶,总得给孩子们留点念想,才会天天去他那里。长大后,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。